

唐宋八大家文格

五  
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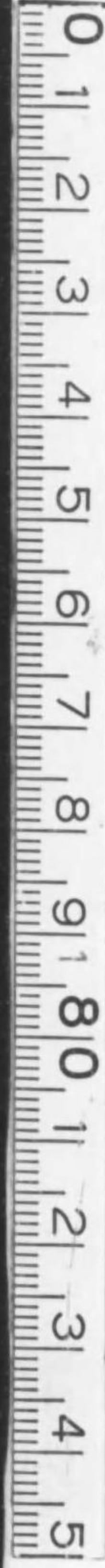
特 279

278

特279-278



1200501132241



始



特 279  
278

類總集  
屬漢總  
冊五  
函十  
卷六

明治十三年七月廿一日購求

# 敬育博 物館印

身云此文  
只是一意  
反覆論  
膽胸中見  
解亦本  
若求

唐宋八大家文格卷之五

明 唐順之 應德甫

日本 川西潛士龍

法字集  
原選  
編次

論  
一意反覆

留侯

大蘓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授書

唐宋八大家文格 卷之五 一意反覆



呂東萊云  
萬派飛流  
注在一整

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  
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  
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  
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  
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此觀之，猶  
有剛彊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  
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  
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思治

大蘇

狂云深透  
人情

自戰國策來  
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  
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凡人之情，一舉而無功，則疑，再  
則厭。三則去之矣。今世之士，所以相顧而莫肯為者，  
非其無有忠義慷慨之志也，又非其才術謀慮不若  
人也。患在苦其難成而不復立，不知其所以不成者，  
罪在於不立也。苟立而成矣，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  
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  
錢幣茶鹽之法壞，加之以師旅，而天下常患無財。五  
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  
易令，以求豐財者，不可勝數矣。而財終不可豐。自澶

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以戰則不勝。以守則不固。而天下常患無兵。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彊兵者。不可勝數矣。而兵終不可彊。自選舉之格嚴。而吏拘於法。不志於功名。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懼。而天下常患無吏。五六十年之間。下之所以游談聚議。而上之所以變政易令。以求擇吏者。不可勝數矣。而吏終不可擇。財之不可豐。兵之不可彊。吏之不可擇。是豈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

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衆人以為是汙漫。不可知。而君子以為理之必然。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產以為不思而行。與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今夫富人之營宮室也。必先料其貲財之豐約。以制宮室之大小。既內決於心。然

唐吳兢《貞觀政要》卷之五  
後擇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將為屋，若干度用材幾何，役夫幾人，幾日而成。土石材革，吾於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主人率以聽焉。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常，則規模之先定也。今治天下，則不然。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為也，而人各有心。好大者欲王，好權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文吏之所至，則治刑獄，而聚斂之臣，則以貨財為急。民不知其所適從也。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凡今

之所謂新政者，聽其始之議論，豈不甚美而可樂哉！然而布出於天下，而卒不知其所終。何則？其規模不先定也。用捨係於好惡，而廢興決於衆寡。故萬全之利，以小不便而廢者，有之矣。百世之患，以小利而不顧者，有之矣。所用之人，無常責，而所發之政，無成效。此猶適千里，不資糧，而假巧於塗人治病，不知其所當用之藥，而百藥皆試，以僥倖於一物之中。欲三患之去，不可得也。昔者太公治齊，周公治魯，至於數十世之後，子孫之彊弱，風俗之好惡，皆可得而逆知之。何者？其所施專一，則其勢固有以使之也。管仲相桓

公自始為政而至於霸其所施設皆有方法及其成功皆知其所以然至今可覆也咎犯之在晉范蠡之在越文公勾踐嘗欲用其民而二臣皆以為未可及其以為可用也則破楚滅吳如寄諸其鄰而取之此無他見之明而策之熟也夫今之世亦與明者熟策之而已士爭言曰如是而財可豐如是而兵可疆如是而吏可擇吾從其可行者而規模之發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日夜以求合於其所規模之內而無務出於其所規模之外其人專其政一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財之不豐兵之不疆吏之不擇此三者

存亡之所從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夫以天下之大事而有一人焉獨擅而兼言之則其所以治此三者之術其得失固不可知也雖不可知而此三者決不可不治者可知也是故不可以無術其術非難知而難聽非難聽而難行非難行而難收孔子曰好謀而後使好謀而不成不如無謀蓋世有好劍者聚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何者是知鑄而不知收也今世之舉事者雖其甚小而欲成之者常不過數人欲壞之者常不可勝數可成之功常難形若不可成之狀常

先見上之人方且眩瞽而不自信。又何暇及於收哉。古之人有犯其至艱而圖其至遠者。彼獨何術也。且非特聖人而已。商君之變秦法也。櫻萬人之怒。排舉國之說。勢如此其逆也。蘇秦之為從也。合天下之異。以為同。聯六姓之疎。以為親。計如此其迂也。淮陰侯請於高帝。求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耿弇亦言於世祖。欲先定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世祖以為落落難合。此皆越人之都邑。而謀人國。功如此其疎也。然而四子者行之。若易然。注云古之豪雋如此出於其口。成於其手。以為既已許

吾君則親挈而還之。注云又翻入今吾以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為之事。其事又非有所拂逆於天下之意也。非有所待於人。而後具也。如有財而自用之。有子而自教之耳。然而政出於天下。有出而無成者。五六十年於此矣。是何也。意者知出而不知收歟。非不知收意者汗漫而無所收歟。故為之說曰。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先定者可以謀人。不先定者。自謀常不給。而況於謀人乎。且今之世俗。則有所可患者。士大夫所以信服於朝廷者。不篤。而皆好議論。以務非其上。使人眩於是非。而不知其所從。從之則事舉。無可為者。不從



則其所行者常多故而易敗夫所以多故而易敗者  
 人可持其私意以賊之議論勝於下而幸其無功者  
 衆也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  
 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  
 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衆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  
 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欲事  
 之易成則先治其所以信服天下之事不可以力勝  
 力不可勝則莫若從衆注云又進步深入人情從衆者非從衆多之口而從  
 其所不言而同然者是真從衆也衆多之口非果衆  
 也特聞於吾耳而接於吾前未有非其私說者也於

汪云拿一  
 伴極大極  
 難的作結

吾為衆於天下為寡彼衆之所不言而同然者衆多  
 之口舉不樂也以衆多之口所不樂而棄衆之所不  
 言而同然則樂者寡而不樂者衆矣古之人常以從  
 衆得天下之心而世之君子常以從衆失之不知夫  
 古之人其所從者非從其口而從其所同然也何以  
 明之世之所謂逆衆斂怨而不可行者莫若滅任子  
 然不顧而行之者五六年矣而天下未嘗有一言何  
 則彼其口之所不樂而心之所同然也從其所同然  
 而行之若猶有言者則可以勿卹矣故為之說曰發  
 之以勇守之以專達之以彊苟知此三者非獨為吾

國而已雖北取契丹可也

老子

小蘇

天下之道惟其辨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辨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熒惑天下揚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揚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故之權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

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譏其爲人故兩無所適處而汎汎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揚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

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慮。真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

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不可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之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

謝云此論  
先立冒頭

而有之之為易也。故曰常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曰常  
有欲以觀其微。既曰無之以為用。又曰有之以為利。  
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又曰無斷無滅矣。既曰無  
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  
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  
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  
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龜錯

大蘇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

然後入事  
又是一格

能免難謝  
本作有辭

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  
而強為之則天下悞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  
君子豪傑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  
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間。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  
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  
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昔者龜錯盡忠為漢謀  
弱山東之諸侯。諸侯并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察。  
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  
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

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一段判斷量之罪至公平錯聞之亦必心服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表盞。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

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表盞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表盞。可得而聞哉。嗟夫。又喚醒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姦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立柱分應

范增

大蘇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  
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  
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

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  
謝云微寒。

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

天下。當於是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

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

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

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

帝疑增兩  
句便是柱

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

帝。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

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

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

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

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

安能開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王也。獨

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

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

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

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  
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  
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  
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  
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  
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  
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  
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  
哉。

賈誼

大蘇

茅云細觀  
此文于賈  
格於賈生

其本又作

不能深交，特灌不能自待，本是兩柱，子而文。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  
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  
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  
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  
取也。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  
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棄婦，終不  
可以有所為邪。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尚非大無道  
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則先  
之以冉有，申之以子貢。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  
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改庶幾，召我君

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捨我其誰哉。而我何為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之不能用。漢文也。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屬之分。豈特父子骨肉乎。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為賈生者。士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而深交之。使天

屬書本作

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哉。觀其過湘為賦。以吊屈原。悲鬱憤悶。超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遠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



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誼之臣則知其有獨  
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為賈生  
者亦慎其所發哉。陳云連捷

漢高帝

大蘇

汪云冒子有進說於君者因其君之資而為之說則用力寡矣  
人唯好善而求名是故仁義可以誘而進不義可以  
劫而退若漢高帝起於草莽之中徒手奮呼而得天  
下彼知天下之利害與兵之勝負而已安知所謂仁  
義者哉觀其天資固亦有合於仁義者而不喜仁義  
之說此如小人終日為不義而至以不義說之則亦

正勝老泉

佛然而怒故當時之善說者未嘗敢言仁義與三代  
禮樂之教亦惟曰如此而為利如此而為害如此而  
可如此而不可然後高帝擇其利與可者而從之蓋  
亦未嘗遲疑天下既平以愛故欲易太子大臣叔孫  
前已立注子後分辯通周昌之徒力爭之不能得用留侯計僅得之嘗讀  
其書至此未嘗不大息以為高帝最易曉者苟有以  
當其心彼無所不從蓋亦告之以呂后太子從帝起  
於布衣以至於定天下天下望以為君雖不肖而大  
臣心欲之如百歲後誰肯北面事戚姬子乎所謂愛  
之者祇以禍之嗟夫無有以美齊卓子之所以成為

高帝言者歟。叔孫通之徒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計。獨有廢嫡立庶之說。而欲持此以却之。此固高帝之所輕為野人固有所不平。使如意為天子。惠帝為臣。絳灌之徒。圖視而起。如意安得而有之。孰與其全安而不失為王之利也。如意之為王。而不免於死。則亦高帝之過矣。不少抑遠之。以泄呂后不平之氣。而又厚封焉。其為計不已疎乎。或曰。呂后彊悍。高帝恐其為變。故欲立趙王。此又不然。自高帝之時而言之。計呂后之年。當死於惠帝之手。呂后雖悍。亦不忍奪之其子。以與姪。惠帝既死。而呂后始有邪謀。此出於無聊。

汪云結留侯見留侯之計僅得而未善

耳。而高帝安得逆知之。且夫事君者不能使其心知其所以然。以樂從吾說。而欲以勢奪之。亦已危矣。如留侯之計。高帝顧戚姬。悲歌而不忍。特以其勢不得不從。是以猶欲區區為趙王計。使周昌相之。此其心猶未悟。以為一彊項之周昌。足以抗呂氏。而悍趙王。不知周昌激其怒。而速死之耳。古之善原人情而深識天下之勢者。無如高帝。然至此而惑。亦無有以告之者。悲夫。

伊尹

大錄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注云。篇柱字。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夫匹夫匹婦亦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所爭者。止於將。形大便自特然。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辨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

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拓開。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子。

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  
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於舜  
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  
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  
以夫服天下之心焉耳。忽收入題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  
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  
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  
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確論眇然不足以動  
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  
而習故。惴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為希濶之行。則天

下群起而誦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  
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兩比整然

管仲

大蘇

嘗讀周官司馬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  
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  
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為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  
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  
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  
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

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其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而無奇。則千載之日。雖婦人孺子。皆可以坐而計。唯其奇而不齊。是故巧曆有所不能盡也。聖人知其然。故爲之章會統元。以盡其數。以極其變。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五伍爲兩。萬二千五百人而爲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爲奇。其餘七。以爲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夫以萬二千五百人。而均之八陣之中。宜其有奇而不齊者。是以多爲之曲折。以盡其數。以極其變。鈞聯蟠踞。

各有條理。故三代之興。治其兵農軍賦。數十百年。而後得志於天下。自周之亡。秦漢陣法。不復三代。其後諸葛孔明獨識其遺制。以爲可用。以取天下。然相持數歲。魏人不敢決戰。而孔明亦卒無尺寸之功。豈八陣者。先王所以爲不可敗。而非以逐利爭勝者邪。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爲三軍。五人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鄉良人。五鄉一帥。萬人爲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蒸局。踈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

其法令簡一而民有餘力以致其死昔者嘗讀左氏春秋以為丘明最好兵法蓋三代之制至於列國猶有存者以區區之鄭而魚麗鵠鶴之陣見於其書及至管仲相威公南伐楚北伐孤竹九合諸侯威震天下而其軍壘陣法不少槩見者何哉蓋管仲欲以歲月服天下故變古司馬法而為是簡略速勝之兵是以莫得而見其法也其後吳晉爭長於黃池王孫雄教夫差以三萬人壓晉壘而陣百人為行百行為陣陣皆徹行無有隱蔽援桴而鼓之勇怯盡應三軍皆譁晉師大駭卒以得志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

決勝深為後世不達繁簡之說以取敗亡而三代之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於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於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古今分欵

申法

老蘇

禮如鹽鐵中古之異一段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簡者不便於今而繁者不便於古非今之法不若古之法而今之時不若古之時也先王之作法也莫不欲服民之心服民之心必得其情情然耶而罪亦然則固入吾法矣而民之情又不

皆如其罪之輕重大小。是以先王念其辜而哀其無辜。故法舉其略而吏制其詳。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則以著於法。使民知天子之不欲我殺人傷人耳。出其輕重出入。求其情而服其心者。則以屬吏。任吏而不任法。故其法簡。今則不然。吏姦矣。不若古之良民。媮矣。不若古之淳吏。姦則以喜怒制其輕重。而出入之。或至於誣執。民媮則吏雖以情出入。而彼得執其罪之大小以為辭。故今之法。曠悉委備。不執于一。左右前後四顧而不可逃。是以輕重其罪。出入其情。皆可以求之法。吏不奉法。輒以舉劾。任法而不任吏。故其

法繁。古之法。注云二喻亦自有疑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屨。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然則今之法。不劣於古矣。而用法者。尚不能無弊。何則。律令之所禁。畫一明備。雖婦人孺子。皆知畏避。而其間有習於犯禁而遂不改者。舉天下皆知之。而未嘗怪也。注云以下五條非治法之大者先王欲杜天下之欺也。為之度。以一天下之長短。為之量。以齊天下之多寡。為之權衡。以信天下之輕重。故度量權衡法。必資之官。資之官。而後天下同。

唐書卷八十一 卷之三  
今也庶民之家刻木比竹繩絲鮀石以爲之富商蒙  
賈內以大出以小齊人適楚不知其孰爲斗孰爲斛  
持東家之尺而校之西鄰則若十指然此舉天下皆  
知之而未嘗怪者一也先王惡奇貨之蕩民且哀夫  
微物之不能遂其生也故禁民珠貝惡夫物之僞  
而假真且重費也故禁民糜金以爲塗飾今也珠貝  
貝之民溢於海濱糜金之工肩摩於列肆此又舉天  
下皆知之而未嘗怪者二也先王患賤之凌貴而下  
之僭上也故冠服器皿皆以爵列爲等差長短大小  
莫不有制今也工商之家曳紈錦服珠玉一人之身

循其首以至足而犯法者十九此又舉天下皆知之  
而未嘗怪者三也先王懼天下之吏負縣官之勢以  
侵劫齊民也故使市之坐賈視時百物之貴賤而錄  
之旬輒以上百以百聞于以千聞以待官吏之私債  
十則損三三則損一以聞以備縣官之公糴今也吏  
之私債而從縣官公糴之法民曰公家之取於民也  
固如是是吏與縣官斂怨於下此又舉天下皆知之  
而未嘗怪者四也先王不欲人之擅天下之利也故  
仕則不商商則有罰不仕而商商則有征是民之商  
不免征而吏之商又加以罰今也吏之商旣幸而不



唐史八十九卷之七  
卷之七  
罰又從而征資之以縣官公糴之法負之以縣官  
之徒載之以縣官之舟關防不譏津梁不呵然則為  
吏而商誠可樂也民將安所措手足此又舉天下皆  
知之而未嘗怪者五也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天下之  
人耳習目熟以為當然憲官法吏目擊其事亦恬而  
不問夫法者天子之法也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  
不有天子之法也衰世之事也而議者皆以為今之  
弊不過吏胥執法以為姦而吾以為吏胥之姦由此  
五者始今有盜白晝持挺入室而主人不之禁則踰  
垣穿穴之徒必且相告而肆行於其家其必先治此

五者而後詰吏胥之姦可也

宋去前後  
數段各自  
為說而綱  
目整然

韓愈

細細此文乃絕是華原道高之被稱謂皆如此  
聖人之道有趨其名而好之者有安其實而樂之者  
珠璣犀象天下莫不好奔走出力爭鬪奪取其好之  
不可謂不至也然不知其所以好之之實至於粟米  
蔬肉桑麻布帛天下之人內之於口而知其所以為  
美被之於身而知其所以為安此非有所役乎其  
名也韓愈之於聖人之道蓋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樂  
其實何者其為論甚高其待孔子孟軻甚尊而拒揚

唐史八十九卷之七

綱目

卷之七

綱目

墨佛老甚嚴此其用力亦不可謂不至也然其論至於理而不精支離蕩佚往往自叛其說而不知昔者宰我子貢有若更稱其師以為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之盛雖堯舜之賢亦所不及其尊道好學亦已至矣然而君子不以為貴曰宰我子貢有若知足以知聖人之汙而已矣若夫顏淵豈亦云爾哉蓋亦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由此觀之聖人之道果不在於張而大之也韓愈者知好其名而未能樂其實者也愈之原人曰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山川草木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論理不精

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夫聖人之所為異乎墨者以其有別焉耳今愈之言曰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待夷狄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之仁也殺之有時而用之有節是待禽獸之仁也若之何其一之儒墨之相戾不啻若胡越而其疑似之間相去不能以髮宜乎愈之以為一也孔子曰汎愛衆而親仁仁者之為親則是孔子不兼愛也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神不可知而祭者之心以為如其存焉則是孔子不明鬼也儒者之患患在於論性以為喜怒哀

唐宋八大家文格 卷之五 綱整自亂

汪云原性一段

樂皆出於情而非性之所有。夫有喜有怒而後有仁義，有哀有樂而後有禮樂。以為仁義禮樂皆出於情而非性，則是相率而叛。聖人之教也。老子曰：能嬰兒乎？喜怒哀樂苟不出乎性而出乎情，則是相率而為老子之嬰兒也。儒者或曰：老子易，夫易豈老子之徒歟？而儒者至有以老子說易，則是離性以為情者，其弊固至是也。嗟夫！君子之為學，知其人之所長而不知其弊，豈可謂善學耶？

○生意不死  
借客形主

子思

大蘇

茅云雖不知思蓋之  
墨者而其文自圓

轉九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為聖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識，此其不爭為區區之論，以闕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後世為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沒，諸子之欲為書，以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為文，汲汲乎唯恐其汨沒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後，至於荀卿揚雄，皆務為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紛紜於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揚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

攻乎其外。天下方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二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思

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而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爲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爲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爲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

孫武論孫武而發武

其所窮夫如是則惻隱足以為仁而任不止於惻隱  
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  
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之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  
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  
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  
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  
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借題

孫武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

大蘇

之兵書之所不及蓋亦鑿宋之御將之無法而具士卒狃於弱而不能戰之故也

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  
壘多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閒之際  
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  
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  
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  
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  
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  
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彊兵加而寇賊愈堅敵  
國愈彊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  
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

唐天... 借題

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讐。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區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亾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并力。盡取河北之盜。德宗收洛博。幾定魏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至於憲宗。天下略平矣。而其餘孽之存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効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

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澹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闢之不克。將擁實汝代。汪云。此御將之術也。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戰則不可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以此其民以好戰并天下。而大始是雖已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而民之好戰之心。自然其去已遠。是故不可與休息。而至於亾。若夫王者之民。貴在於使

第三卷  
以禮為履  
世之術即  
荀子性惡

之知愛其上而讐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  
戰者凡皆以為我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  
戰也。務勝敵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  
廟。使其利不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  
後可以休之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  
安。可與危。而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先說一遍覆說一遍

禮

老蘇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為。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  
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凶困辱

之禮其  
緩橫而讓  
論頗僻矣

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  
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  
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  
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  
也。彼為吾君。彼為吾父。彼為吾兄。聖人曰。彼為吾君  
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  
以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為禮。而謂之拜。  
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  
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  
下之人。將復哂笑以為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

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禮治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使天下之人亦曰。彼將不與吾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

而行於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吾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折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



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數段辨去

正統中

大蘇

正統之論起於歐陽子為霸統之說起於章子二子之論吾與歐陽子故不得不與章子辨以全歐陽子之說歐陽子之說全而吾之說又因以明章子之說

曰進秦梁失而未善也進魏非也是章子未知夫名實之所在也夫所謂正統者猶曰有天下云爾正統者果名也又焉實之知視天下之所同君而加之又焉知其他章子以為魏不能一天下不當與之統夫魏雖不能一天下亦無如魏之彊者吳雖存非兩立之勢奈何不與之統章子之不絕五代也亦徒以為天下無有與之敵者而已今也絕魏魏安得無辭哉正統者惡夫天下之無君而作也故天下雖不合於一而未至乎兩立者則君子不忍絕之於無君且夫德同而力均不臣焉可也今以天下不幸而不合於

一。德既無以相過而弱者又不肯臣乎彊。於是焉而不與之統亦見其重天下之不幸而助夫不臣者也。章子曰。鄉人且恥與盜者偶。聖人豈得與篡君同名哉。吾將曰。是鄉人與是為盜者。民則皆民也。士則皆士也。大夫則皆大夫也。則亦與之皆坐乎。苟其勢不得不與之皆坐則鄉人何恥耶。聖人得天下。篡君亦得天下。顧其勢不得不與之同名。聖人何恥耶。吾將以聖人恥夫篡君而篡君又焉能恥聖人哉。章子曰。君子大居正而以不正人居之。是正不正之相去未能相遠也。且章子之所謂正者何也。以一身之正。

正耶。以天下有君為正耶。一身之正。是天下之私正也。天下有君。是天下之公正也。吾無取乎私正也。天下無君。篡君出而制天下。湯武既沒。吾安所取正哉。故篡君者亦當時之正而已。章子曰。但與孫雖百歲而子五十。則子不得為壽。漢與晉雖得天下而魏不能一則魏不得為有統。吾將曰。其兄四十而死。則其弟五十為壽。弟為壽乎。其兄。魏為統乎。當時而已。章子比之婦謂舅。妻為姑。吾將曰。舅則以為妻。而婦獨奈何。不以為姑乎。以妻為妻者。舅之過也。婦謂之姑。蓋非婦罪也。舉天下而授之魏晉。是亦漢魏之過。

而已矣。與之統者，獨何罪乎？雖然，歐陽子之論，猶有異乎。吾說者，歐陽子之所與者，吾之所與也。歐陽子之所以與之者，非吾所以與之也。歐陽子重與之，而吾輕與之。且其言曰：秦漢而下，正統屢絕，而得之者少，以其得之者少，故其為名甚尊而重也。嗚呼！吾不喜夫少也。幸而得之者少，故有以尊重其名，不幸而皆得。歐陽子其敢有所不與耶？且其重之，則其施於篡君也。誠若過然，故章子以啓其說。夫以文王而終身不得，以魏晉梁而得之，果其為重也。則文王將有愧於魏晉梁焉。必也使夫正統者不得為聖人之盛。

節則得之為無益，得之為無益，故雖舉而加之篡君，而不為過。使夫文王之所不得，而魏晉梁之所得者，皆吾之所輕者也。然後魏晉梁無以愧文王，而文王亦無所愧於魏晉梁焉。

門人 立野貞  
片山信 校字

唐宋八大家文格卷之五 終



荆川唐氏文編其至唐宋八家文之可法者。悉題格或圈或抹或批而評之。無一而非通篇之結構。然後信古人於文用心之精且密。而吾言之有據也。一日語之。余第士龍。乃出一冊。曰。向既抄之名文格。但苦未能終身矣。余驚且喜。曰。嗚呼。余與士龍朝夕左右。而未與士龍編次。早既至此。而與余言多也。况天下之廣。有此吾二人者。同其說。而不及知者幾

人矣。子蓋公之于世。遂遂憑付之剞劂。民刻成。使余題一言。夫文之不後格。之不離文。諸君之序。盡之。周書其所。堂論持志。贊其後云。天保十年歲次乙亥。夏六月。乾齋中井豐茂識。

香雪山晉書



文久三年癸亥初春再刻

江戸日本橋通一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三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所

和泉屋吉兵衛

同 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 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 書籍賣弘處

文部省御藏版翻刻書類學校用諸掛圖類地球儀并詩作文類總于方今要用書類ハ格別出精下直ニ奉差上候間多以ニ不限御用向仰付被降度奉願候



前川源七郎

大阪府下心齋橋通北久寶寺町南口入東側

終